夢占類考

夢占類考卷九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燈火部

竈君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

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戰國策 按史魚尸諫以爲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則復從僕之言豈在尸諫之後乎餘桃竊駕之罪果因僕之言而發乎哉亦策家寓言也

何意相照

溫嶠破賊還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着赤衣者其夜嶠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晉書

以火爇順寢室

北魏崔浩將害李順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

與室家群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眞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後竟坐暴揚國惡以至於族北史

執火入父墓

北齊李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師占曰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顯矣後元忠名位果大顯北史

殿上火發

隋煬帝夜入棲鸞院是夜天暑院妃慶兒臥簾下睡中驚

魘帝自扶起久方醒問之慶兒曰妾夢帝握妾臂同遊至第十院坐殿上俄而火發妾見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方覺帝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勢吾居中有威也及幸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火中一如所夢云 隋書

授之雙燭

劉沔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吳元濟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烱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屢有奇効而每行輒有此光歷官節度使檢校司空及罷鎮雙光遂息

唐書

長明燈有負

高邁欲作長明燈頌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自審從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唐文粹

乘青牛火照身

宋阮登炳夢毛自知乘獨角青牛以火照交於身上因自解曰青牛年庚也火照上乃登炳之義花甲告周將代毛自知矣蓋毛自知乃前乙丑狀元也後咸淳元年乙丑果狀元及第狀元錄

明日當爲煨燼

金陵有三大石甚古吳仲庶作守日夜夢三舉子求哀且曰若不垂祐明日當爲煨燼矣吳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能原其意旣而視其牒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爲灰供修造之用吳遂悟勑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廨舍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 楊公筆錄

香烟五彩

釋智顗穎川陳氏子也毋徐氏夢香烟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托生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及誕育之夕室內洞明 神僧傳

戴斗避火

黃刑部芸豐城人夢鄰家火起延及倉皇戴斗登山而避山上冠冕者迎酌之已而見門外一赤馬遂乘之而寤童僉憲軒解之云火者文明之象應爲丙丁赤火色馬應爲午戴斗魁在頭上也黃至丙午鄉試果中江西詩經亞魁

古今夢徵

火固新矣

詳文翰部蘇軾

如火烈烈

詳文翰部蕭燧

結願香

詳輪迴部一省郎

什百部

與我九齡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禮記

使有晉國三

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人謂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
後子昃公孫厲公相繼立爲三世乃至悼公悼公驩之孫
也詳人身部

十二爲期

公孫述威震益都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
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
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刻其
掌文曰公孫帝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
興元年至十二年漢滅之後漢書

行十六里而止

謝安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者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尋薨時年六十六 晉書

七枚棊子

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棊子與之着衣襟中既覺占曰棋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 異苑

命當終六七

晉沙門道泰嘗夢人云君命當終六七泰年至四十二遇

篤疾愈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爲福施歸誠觀世音不替時所坐牀帷下忽見人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搴帷遽視奄然而滅驚喜交集因流汗遍體所患頓差 法苑珠林

九九之數

梁延嗣事高氏歷四帥歸宋授復州防禦使嘗暴疾禱於城隍神其夕夢神告以九九之數俄而疾果愈壽至八十一 北史

得鹿皮十一領

吉士瞻夢得鹿皮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

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蒞已九及除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心惡之遇疾不肯療而卒　梁史

二百日外亦不免

北魏中山王熙於任城王澄未薨之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以告所親無何任城薨後二百餘日熙以起兵討元乂被害　北史

得二十五年

北魏武帝諱脩遍體有鱗文年十八封汝陽縣公夢人呼

其名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高歡既敗爾朱氏諸王皆
逃匿時帝在田舍歡使斛斯椿求帝得之遂迎入立焉及
帝西依宇文泰遇酖而崩時年二十五北史

五帝三十二年

陳武帝始即位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中夢有人自天
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五帝
三十二年及後主亡國一如其數云陳書

第十九子

參軍崔靈建夢天謂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
授其天子位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

四十當貫

張嘏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曰君年踰四十當貫後果然

七九之年當相見

李德裕爲新繁縣令繫東湖夜夢一老人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兆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蟆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

大衍數

李適為工部侍郎年四十九嘗與人論大衍數指而曰吾壽止此乎命其子於霸陵原西擇異樹松未病衣冠寢石榻上卒

求二百千紙錢

唐御史判官張姓者奉使淮南渡淮有黃衣人自後仆走水渡為御船者所毆張救之且以食哺之既至岸自言是鬼奉命取君適承厚意固不忘報因教以誦金剛經張至地府得許重生放出纔至門則閽攔所追鬼鬼出袒示之瘢乞少錢張云我與汝紙錢甚易但我今亦鬼何從得辦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還我自當得之張遂心念須臾

鬼復至云夫人欲與阿妳不肯又令張忩念須臾鬼曰行矣張因廻還家具説其事妻言婁君已死求二百千紙錢欲使市造阿妳故云要市事何足信其夕阿妳又要乃市錢焚之與張實事符合云 廣異記

四者甚佳

豆盧署本名輔貞少年旅於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之謂曰子復姓不宜二名君爲子易之乃書署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群從中有同者子自擇焉其夕夢老父告之曰聞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

著時已再下第又二舉後復不第又二舉乃成名蓋自攺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為衢州刺史乃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傳載

蓍草增一

孫承祐為錢俶中吳節度使降宋徙泰寧軍節度使少嘗夢人以蓍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吾壽至五十乎後果年五十而卒南唐書

大書九十字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鄴之子也自恃貴族脫略傲

誕嘗大廟行香携妓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之且取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話及此事曰吉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十也客有對連戲之曰九十字得非行書卒字乎不旬日果卒 野人閒話

四十七

楊大年年三十七為翰林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懷玉山人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大尒驚曰得非數乎可益乎山人命筆一點為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玉壺清話

止六十四

陳希亮嘗夢異人按圖告其壽止六十四至是英宗立遷太常少卿適當其年乃求致仕果卒宋史

五十七

李道嘗夢神人謂曰子位至正郎壽五十七後官至右司郎中享年六十四人以爲寬厚仁孝所延云宋史

數珠一串

淮安魏璽候秋試夢美人遺數珠一串及中式乃一百八名蓋數珠一百八粒也客座新聞

二十六二十九

錢希白于淳化三年落第臥病京師忽夢有道士請登一

紅泥塑語之曰汝成名二十六章服二十九時希白年已三十二甚喜已而連不得志至咸平二年方得第時已三十二矣始悟二箇十六爲三十二也至於章服二十九不知所謂及後攝鴻臚少卿詔修道書凡四上殿奏事皆是二十九日及修道書畢乃改賜章服拜賜秉笏之際見笏上大書二十九三字詢之庫吏云此物是第二等第二十九面也 洞微志

得一毛

李龜年既貶黃岡准勑量移祈夢夢得一毛占者云毛字千下有七應去此一千七百里果如言 定命錄

四十年功成

初周世宗節制澄州楊礪以文爲贄而見之館接數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一夕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覩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珪南向約三十餘人礪升謁之殿上者有案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其名居首因問將來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與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顯矣寤而志之及眞宗在襄邸礪充記室參軍入見眞宗儀貌即所夢來和天尊也眞宗即位礪遷工部侍郎樞密副使礪初名勵夢中簿上作礪故改云

祈一賜三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忽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砂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祈一公賜以三今進升數秩再拜而去 儆侑名談

十一口三口

寶曆中張宣自越府戶曹尚調夢一女子謁之謂曰妾有十一口在貴境及寤不知所謂已而得安吉令乃知一女是安字十一吉字也後秩滿復夢前女云明府今又當宰妾之邑然妾家止餘三口矣未幾得臨安臨字有三口字也夢談

吞印十四顆

劉滋累舉不第嘗夢人提印滿籃令吞之滋乃吞至十四顆遂不能復吞後登第果歷十四任而終夢談

省榜三十四名

杜居寔夢川中放省榜三十四名而居寔與其數覺而怪曰省榜不下三百人且當在京師不在川蜀遂不能曉至建炎初朝廷以險阻分路省試蜀果中三十四名而居寔果與焉

當坐第四

王邁乙夢九仙廟夢登一閣上設四席邁據其首童子謂曰君當坐第四次年入試初擬首卷移至第四夢談

活億萬命

宣和間楊敘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活億萬命可免敘告以期迫不及神曰魚子不經鹽三年可活曷不圖之

敘由是大書神語於通衢令人皆知戒罰魚即取子投水中敘後亦登高壽

前後各三年

興化黃廓無子携妻妾禱羅漢堂祈夢夢羅漢云前後各三年後妻生子杰妾生子燾同歲生非三年也至淳熙甲辰杰登第丁未燾繼之相去乃三年云夢談

欠柴一千七百束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私謂人曰柴薪木也公將不久乎月餘柳果卒素

貧其為部署米麥鏹帛悉前清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酉陽雜俎

唱六作五

許叔微少嘗以登科為禱一夕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於是精意方書久乃通人無高下悉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聲名益著復夢人授以詩曰樂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上第上一名陳祖言下一名樓材及注闕用升甲恩如第五名授職官以歸與詩中之言無一字差醫說

陰德延三紀

竇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脩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復夢其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挂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三紀賜五子各榮顯 范文正公述

師憲倣第一俊卿居其次

黃公度字師憲自莆田赴省試初與里中陳俊卿約同行以事未辦集公度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謁黎山李侯廟謁夢神告曰不必吾有言只見陳俊卿他所說者是已黃至臨安方與陳會即謁其得失陳盖未嘗至彼廟也辭

以不能知黄過之不已際怒大聲叫曰師憲做第一人後卿居其次足矣黄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旣揭榜如其言

宋史

四十年前事

宋泉州士子曾從龍夢一人屈指數云四十年前事明年春及第蓋泉自梁克家大魁後至從龍方四十年故也

二十年前事

眞德秀帥潭州時有程二者開旅店生子年二十餘屢謀於所厚者欲殺其父所厚者恐累已赴官首之眞喚其父訊問之亦云云逮其子赴左院推勘遂卽伏索到鼠尾

刀解官問其故則卒無詞與問其鄰里亦云常挾利刃其謀叵測但其父子之間並無他故獄已成眞疑之改送府院推勘亦如前款眞終疑之展轉年餘眞一夕炷香告天地神祇夢神告之曰此無怪其然乃是二十年前事耳眞旦起未遑他務首喚程二屏去左右告之曰今日獄已成但爾心下別有何事程倉皇良久曰無事眞曰爾二十年前做甚麼事來此事我知恐爾其無隱程乃嘿然曰二十十年前有潙山行者在店安歇欲買度牒其貪其財物殺而有之所殺屍見瘞廚中眞乃委官籍其家產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將程二送左院餘人並釋放入府禁審其

子準伏與前詞無異復曰彼為爾親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說真曰你別做生計不見爾父何如其子曰其不會做甚生計真曰你若做生計我自與你一千貫錢去其子曰若得千貫錢我買本度牒為山出家去真遂將所籍家產千緡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時嘉定壬午年也沈究録按

程二殺行者已得其屍自合抵命而止於編管豈㓉法然耶

與汝七十七

龔明之幼逮事祖毋李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夜禱於天乞減已五齡以益李壽灼香於頂者七聞腦中有爆烈聲不為動

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明之以諸生貢京師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爲異日計明之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 吳郡志

十餘棺

趙良器嘗夢有十餘棺並頭而列良器從東歷踐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後果歷任十一至中書舍人卒

只欠寺內錢八百

宜春郡齊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老僧夜夢一老姥衣青布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

錢八百老僧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于寢壁同住僧徒亦無有知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牸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具白老僧云常住牛死欲貨之屠者數輩皆酬價八百老僧歎曰償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歎 玉堂閒話

小兒數十輩挽衣

湘陰尉表政以治水爲夏尚書所薦陞遂安令未上任宿於驛亭夢小兒數十輩皆血淋漓者挽令衣覺而問諸父老父老答曰此邑凡生女即不舉夢殆以是乎表即日下

今禁之後邑中生女皆名衣留 吳中人物志

黃曆十五冊

莫行人灝會試時中一百八十六名同年童僉憲軒問先此有夢否莫云夢人授黃曆十五冊不可解童云曆十五冊得一百八十月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十五年得六閏非一百八十六乎莫始知夢之巧如此 古今夢徵

一級六七級

童學憲軒於丁卯秋赴試畢夢坐梯上一級頃之有王坊長者捧茶其前童下梯六七級取之遂坐其處及放榜則中六十七名赴鹿鳴時李府尹敏謂言初擬子爲榜首疑

對策太詳似宿構者已落之矣及塡榜過半王翰林一寧偶取落卷視之見子名子言是小試首卷李瞿然歎曰幾失此人遂援筆批曰三場超出衆作取之童次日領卷始悟一級及六七級之意 古今夢徵序

二冊第二葉内

成化丁酉鄉試畢吏科王給事夢人送鄉試録二冊王取觀之見上一冊第二葉内有沈齊遠名又展下一冊亦見第二葉内有蔣滋名再欲檢閱其人不從遂寤詰旦沈造王王為言之及放榜沈中第二十五名録上第二葉内也後庚子科蔣中第十九名亦在録中第二葉内乃知上下

冊者二科試錄也 古今夢徵

二十七仙人

詳音樂部唐玄宗

二十八日當拜

詳幃服部桓晉

呼召部

太乙君召

武帝夜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上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乙君召覺卽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舍朕去矣 漢武帝內傳

天子請入第

清泰中晉高祖潛龍于并部也常一日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群僚莫知所荅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 玉堂閒話

劉鎭軍相迎

劉穆之夢有人稱劉鎭軍相迎旦占之曰吾死矣今豈有劉鎭並耶後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業武帝時爲鎭軍將軍 續異記

功與召我

寇謙之少遇仙人成功興與之遊嵩華食仙藥遂隱嵩陽始光中召至闕謙之謂弟子曰昨夢功興召我於中嶽仙宮遂羽化有青氣如烟從口中出天半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尸解後東郡沈猷見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爲仙矣 昌平志

一僧手招

智顗七歲誦法華經便能記憶謁九蘇山思禪師得其宗旨一夕夢登高山見一僧以手招之曰此天台山也顗遂往天台開林云

人呼事急何暇眠

苻秦徐義爲尚書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至夜義專念觀世音有頃忽夢人呼之曰今事急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並疲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而遁隱草中少頃便聞追者交馳秉炬搜覓者迨明賊散義歸投鄴寺遂得免焉冥祥記

太后來呼臣

馮誕以外戚被寵遇帝發鍾離誕卧疾與誕泣別誕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去鍾離五十里許誕訃至

太后即誕祖姑也　北史

前鬼來召

唐殿中侍醫孫迴璞奉敕往齊州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孝義驛忽見一人來曰我是鬼也魏太師追君為記室因出書示璞璞視之則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召我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太監令我召君璞請曰我奉敕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及入京奏事畢訪徵已薨計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夜乃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

禍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撲墮山下忽驚寤冥祥記

丁郢執符牒來追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常得疾腹中生物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一夕其塊逆上築心沉然長往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夢見一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神命來追王簡易我即隨使者行可十餘里方到城隍廟門前人相謂曰王君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尋得見神告之未合死且乞放歸神命左右將簿書來檢冊曰猶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內物又上築心逡巡復醒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其妻問小奴何人也簡易曰我舊使僮僕偶因

約束致斃今腹中塊物乃小奴爲祟也妻問陰間何罪最重蕭易曰莫若殺人言訖而卒 報應錄

白鬚翁召庭湊

長慶間成德軍節度使田弘正御下無法民衆咨怨時王庭湊爲部將以使事在鄴夢白鬚翁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庭湊謂之曰患難將作不可久留旣覺即辭魏帥而回抵家未逾旬弘正爲亂兵所害將校共立庭湊飛章上奏朝廷徵兵攻討不下及文宗即位下赦就加節制徵其子元逵入侍因令尚壽春公主庭湊在位十三年卒贈太師 耳目記

褐衣鹿幘人召去

陳留蔡少霞爲兖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憩焉不覺成寐夢中爲褐衣鹿幘人召去經歷門堂見玉人命以領事郎引至石碑之側令書其碑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立卿撰書畢因覽讀之忽焉遂寤猶能記憶云 集異記

人來縛身

商靈均夢人來縛其身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當取之耳後除衡陽守辭不得免果卒于官

長索連驅而去

隴西李梢雲性誕率好縱酒其妻夢捕梢雲同數十人榛以娼伎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妻驚覺因爲說之而梢雲夢亦相符遂斷葷持金剛經者三年後以夢滋不驗梢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梢雲遂復縱酒肉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聲伎歌飲流連自午至暮大風忽作其舟即覆與衆客諸伎皆死於水竟驗連驅之夢云

兼令相追

呂諲嘗晝寢夢爲地府所追隨見判官判官云此人勳業

甚高當不爲用譴便仰白毋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將過王尋問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爲誰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職當其任遂放譴譴時與妻兄顧况同宿旣覺向况說之後數十日而適攝吳縣丞甚無恙而况數玩譴以爲歡笑適月餘罷職修第於吳之積善里忽有走卒衝入謁云丁侍御傳語令參三郎適云初不聞有丁侍御爲誰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之卒於餘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惡之曰地下侍御何意傳語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獨傳語名籍已定難可改移適乞爲求代卒去復來云侍御不許催令促裝因中疾數日而死

石郎召我

契丹耶律德光遇石敬塘反遣使求救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耶遂破唐兵立敬塘而還

五代史

令奉召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詔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狹隘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爲期至日平明且當來也既寤便能下牀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教

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爲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曙乃卒 稽神錄

英宗召語

蔡抗初爲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宮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義兼師友及英宗立召爲三司判官諭曰卿吾故人勿以嘗禮自疎也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居數日夢英宗召語眷如平生驟得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郎中 宋史

人稱勑召

張洞初以太常博士出知棣州夢人稱勑召既出如拜官

然顧視旌旗吏卒羅於庭及後爲江西轉運使移淮南轉工部郎中夢復如初洞疑已不復永年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宋史

泰伯召飲

劉昪復夢吳泰伯召令作詩劉使酒以金如意擊傷侍兒血流襟袖因驚寤視壁間繪畫侍兒果有損痕云

呼之曰起起

常鄂國遇春狀貌甚偉臂有脩毫黑色如猿年二十歸群雄劉聚驍勇爲諸軍冠後察聚剽掠無遠圖聞　高皇威名乃糾腹心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

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因寤果見　高皇騎從至乞歸附　高皇曰爾聚劉聚何忽改圖雖然察爾氣度非聚所得有也遂用以爲前鋒明輿雜記

綠衣人召至帝所

詳文翰部蕭貫

爲泰山府君所召

詳人身部張審過

素書聘爲白鹿洞主

詳黃冠部髙懌

虔劉部晉責桎梏附

河出符信戰即剋

黃帝伐蚩尤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河出符信戰即剋矣黃帝寤思其符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兵應也戰必勝力牧與黃帝俱到盛水之側立壇祭以太牢有玄龜銜符從水中出置壇中而去於是黃帝佩之以征即日禽蚩尤

黃帝出軍決

戈擊首墜

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獻子晉偃厲公故與子訟）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

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荀偃中行獻子也）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巳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反役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寅卒

左傳

伏巳盬腦

城濮之役晉侯夢與楚子搏（晉文公名重耳）楚子伏巳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

（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服所以柔物也）晉師陳於莘北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胥臣以下軍之佐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晉侯獻楚俘於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為侯伯晉於是乎始霸　左傳

與海神戰

秦始皇遣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

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史記

爲恪所擊

孫峻初與諸葛恪同受顧命後因恪勝魏輕敵復欲出師頗失人心遂搆恪欲爲變以計殺之殿上及峻使吕據征魏餞之石頭入據營惡據軍嚴整稱心痛去是夜遂夢爲恪所擊恐懼發病死 吳志

誅大將軍曹爽

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

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誅之謚曰爽無曹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矣閻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已而爽果見殺
漢晉春秋

枉殺貧道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為撫軍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兒慶為沙彌併殺四道人後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明日毅遂得疾日羸瘦後夜投牧牛寺寺僧曰撫軍昔枉

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主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毅便歎吒出寺因上大樹自縊而死

還冤記

正中死處

姚萇初殺苻堅及稱帝後如長安至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爲語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又曰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至長安死北史

此奴所我

高澄嘗國有梁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澄命以配厨欽請贖之澄不許京再訴澄杖之京乃與有黨作亂時澄居北城東栢堂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將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於牀下因見殺 北史

魯徽引弓

劉聰將趙染次新豐晉索綝拒之染狃於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曰司馬君臣將致死於我將軍宜整陳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鬭况於國乎染不聽戰於城

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命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死者無知則已死而有知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伏牀枕而死迨染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北史

人害已

梁末帝即位康王友孜自恃體貌奇偉又目重瞳子陰懷覬覦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

劒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五代史

明日當戰

隋漢王諒反周羅睺副楊素討平之諒餘黨據晉絳等州未下羅睺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絳州長史郭雅祝曰公恨小寇未平耶俄而風靜馬行是年七月其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次早其靈座上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是日絳州城果陷云隋書

挽弓射溫

朱瑾既除徐知訓自㓮瘞廣陵北門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殺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南唐書

高力士刺李輔國

李輔國恣橫無君代宗漸惡之一夕夢登樓見高力士領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覺不言及輔國爲盜所殺帝異之方以其夢話於左右杜楊編

既殺又食我肉

唐元和末王師討平鄆汴卒有食鄆士之肉者數歲暴疾

噉其所食卒曰我無宿憾旣已見殺又食我肉何不仁也我已訴於上帝矣當還我肉我亦食之徵償足矣汴卒驚覺流汗及曉病楚宛轉視其身唯皮與骨如人腊一夕斃

逸史

五戒殺貧道

唐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著衲帽弊衣掐數珠自云五戒夜至馬嵬店同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及四更即同發去店十餘里五戒忽袖中出兩刃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五戒騎騾驅馱即去主人即覺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

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琛持弓箭乘馬趁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朝野僉載

被殺臥牕下牀上

瑯琊諸葛覆爲九真太守家屬悉在揚州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推元崇墮水而死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尸骸流漂怨酷悲歔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臥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明日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其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

舉家號泣因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具疏憂託二徐驗之道立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兇人即皆欵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喪還揚還寃記

以刀斫我足

濮州李植與弟概赴省試名將出同榻而臥概忽驚叫植問之曰夢人以刀斫我足覺猶痛楚明日放榜概預奏名後數日偶閒行有人拜於途次乃濮州軍吏云昔六郎過省其令隸名貢院昨以六郎出榜其幾遭箠問之何故乃曰六郎之名乃木傍旣誤書槩字爲既下木主司大怒然已遣出院許修改無異則免責罰遂以刀子刮其下木

卒而得免叩其修守之時乃概夢刀斫足之頃也植嗟異久之　林齋燕談

將兵由獨松關

獄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宜令狀使無泄乃言昨夢游王大怒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以此令道樞於高峰頂爲膽心章哀告上帝已而獨松果黃頭先鋒斬關而入　宋史

持刀救駕

平都督安帥師與靖難兵戰于淝河安操長鎗馳馬追

文廟幾及之會馬蹶不克先是　文廟夢與安戰將敗一
男子豐貌美髯乘白馬持刀自西向東聲言救駕即砍倒
安馬　文廟得脫問之曰臣莘城城隍神也及與安戰始
末一如夢云

爲此奴所殺

詳寘感部高昂

戈擊悉投於河

詳燈火部崔浩

笞責杖之二百

濮陽縣侯叜侯道遷以長子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及道

邏卒夫居喪不戚費產肆飲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世寶爲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痛楚大叫而寤汗流沾席次早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夫具陳所夢夢後二日而死視其尸體大有青赤杖痕北史

拾得打我

國清寺護伽藍供物爲烏鳥所取拾得以杖擊護伽藍首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是夕闔寺僧夢神曰拾得打我

庭下鞭背

寶祐間陳統制在城隍廟夢數卒押王都統至庭下鞭背覺以語王王怒叱之未半月王疽發於背數日始愈 夢談

手把兩杖極打

詳帷服部宋桷

因縶被枷鎖

斛律羨金之次子光之弟也以合門貴盛深用為憂光在鄴羨使人騎快驢往還無日不得音問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夢羨被枷鎖勸速走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利鎖吉利也然不能無疑乃令在州諸子鎖頭

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日晚而歸以爲禳厭及光爲祖珽輩所害勑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驛捕之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曰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勑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廳事北史

此中易入難出

歷陽謝允年十五爲蘇峻賊兵王兕所掠賣東陽蔣鳳家嘗飼虎檻中狗入則一虎攀木仰視允謂虎曰此檻木本爲汝施而我幾死其中汝不殺我我放汝乃開檻出虎賊平後詣縣自理烏程令張球不爲申別桎梏考楚允夢一人謂曰此中易入難出汝有慈心當救拯既覺得理還都

西上武當山大尉庾公聞而怒之給其粮資隨到襄陽見道士說吾師戴先生非世間人也云若有西上欲見我者可將來君是謝允否允因隨去入武當山齋戒三日進見乃是昔所夢人也按戴先生即漢武帝所遣上將軍戴㬎生也甄異傳

判云雀法

崔圓少貧賤依親李彥先彥先時為刑部尚書待之不甚加禮一夕圓夢桎梏其背百人為兵擁入大府呼姓名領過判云雀法彥先親見紫衣貴人據案中坐乃圓也遂躍出哀呼貴人曰李彥先特收禁流汗而覺自此方厚待之

因薦于楊國忠遂以知留後旬日拜相京城克復彥先坐受僞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俱合誅死時圓爲中書令詳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彥先大呼曰相公獨不憶昔年耶圓乃悟遂判李彥先收禁具表其事請贖罪許之得流嶺外 唐逸史

夢占類考卷九